

長着翅膀的朱銀馬

柯 崗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九 月 · 漢 口

內 容 簡 介

這裏的四首詩『他們爲人民而戰』是淮海戰役一個角落的情景。『長着翅膀的朱銀馬』描寫抗日戰爭中太行山一個民兵英雄的成長過程。『小順他娘』和『獵人之母』也都是以抗日戰爭時期，太行山人民羣衆的生產與戰鬥爲題材的。

長 着 翅 膀 的 朱 銀 馬

柯 崗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

書號：009·787×1092 $\frac{1}{2}$ 開·3 $\frac{1}{2}$ 印張·56,000字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0

目 錄

他們爲人民而戰	1
小順他娘	49
獵人之母	66
長着翅膀的朱銀馬	82

後 記

他們爲人民而戰

——記淮海戰役雙堆集戰場南集團之一角

序 詩

九月裏秋風透心涼，
秋風起在淮海平原上；

風吹着千年的老楊樹，
好像屈死的冤魂拍巴掌，
風吹着古廟的鐵鈴嚙，
好像岳老爺磨刀上戰場，
風吹在淮海人民的心坎上，
撩起一片血
一片淚
無限冤仇和希望。

淮海人民迎秋風，
淮海人民在秋風裏唱：
『千里淮海遭災難，
三年大水兩年旱，

日本鬼殺人血成河，
蔣介石殺人屍骨堆如山；
蔣介石狼心肝，
抗日你躲在峨嵋山，
人民打走了日本鬼，
你替你美國老闆來佔地盤！

大家都來看！
大家都來看！
蔣家兵和畜牲是一般，
東家的大姐子給糟蹋死，
血淚模糊不能看；
西家的糧食衣裳都搶走，
豬羊牛馬一齊趕。

千里淮海呀遭災難，
淮海人民盼望見青天，
千里淮海呀遭災殃，
淮海人民盼解放；
淮河的水流向東方，
把我們的心腸帶給共產黨，
隴海路的火車轟隆隆，

把我們的災難告訴毛澤東。』

九月裏的秋風透心涼，
淮海秋風賽刀槍，
秋風帶着淮海人民的血和淚
帶着淮海人民的災難和希望，
秋風吹在人民戰士的心上，
戰士們一面磨刀一面唱：

『誰種樹誰歇涼，
誰生孩子誰當娘，
誰家深耕細作
誰家收成好，
誰殺害人民
誰用血來償。』

告訴敵人我們在

一

中秋月兒圓，
人民軍隊上火綫。
年輕的司令，
當初是個牧童，

可是他爲了中國革命，
打過一百次仗，
反革命的子彈，
把身上穿了八個窟窿。
他打起仗來，
真有說不出的本領，
要走就走的巧，
要打就打的硬，
他沒有打敗仗的兵。

二

年輕的司令帶着三萬人馬，
出發鄂豫邊境，
這簡直是個謎，
誰也鬧不清，
一切兄弟兵團全往北邊走，
只有這支部隊向南挺，
也有人覺得這樣用兵太危險，
說話的人是近視眼。

白崇禧總算一條反人民的『好漢』，
他的眼光足有二尺遠，

他認為大好機會到面前，
連夜調兵遣將，
集中人馬十二萬，
命令黃維、胡璉（註）打頭陣，
浩浩蕩蕩撲過來，
一心包圍年輕的司令在唐河縣。

戰爭真像一盤棋，
一匹臥槽馬，
『將軍』又『蹬車』。
劉伯承將軍命令年輕的司令，
虛晃一槍向西再向西，
只要敵人跟着走就是勝利，
可是你必須準備追擊。

九月天下着連陰雨，
新修的馬路，
一腳下地半尺泥，
馬尾巴上粘着好大的泥蛋蛋，
摔的泥水滿天飛，
有些硬地皮上蓋着膠泥，

註：黃維是蔣匪十二兵團司令，胡璉是副司令。

好像豬油蓋着玻璃，
一眨眼就來個嘴啃泥。

年輕的司令和他的英雄部隊，
就這樣帶着十二萬蔣匪，
(不，應該說是拉着蔣介石和白崇禧的鼻子)
向西再向西，
從湖北到河南一直靠近陝西。

我們的隊伍裏，
也有一兩個張飛，
他們越走越心急，
有一天他們向司令提出問題：

『司令，司令，
我從來信服你，
我知道有你就有勝利；
可是這回叫我沒主意，
敵人天天跟着咱，
是好漢就擺開幹，
你爲啥向西再向西？』

年輕的司令笑瞇瞇，

他也同樣兩腿泥，

他說：

『這是拉牛妙計，

不能心急，

你只要能够往西，

有一天叫你向東追擊；

打仗不是光用槍砲，

還要會用腳力。』

果然，有一個夜晚，

從徐州伸來一根綫，

套住白崇禧的脖子叫他向東轉

黃伯韜（註）匪軍在徐州以東，

被三野同志們消滅一半，

黃伯韜哭聲震天，

叫黃維急忙增援。

白崇禧總算有遠見，

他現在才發現自己上了釣竿，

可是他已經爬上伏牛山，

向後轉，千里平原，

註：黃伯韜是蔣匪另一兵團司令，此役被擊斃。

徐州在睚眦眼縫的天邊。

同樣是這個夜晚，
劉伯承將軍的命令也到伏牛山，
他命令年輕的司令，
天明起身往東趕，
要拉住敵人不能去增援。
現在連我們那些張飛，
也明白了這個道理，
他們到處議論着昏頭昏腦的蔣介石
自作聰明的白崇禧——

他們說：

蔣介石有眼看不見路，
白崇禧的腦袋裏裝的是漿糊。

追 擊

一

一夜功夫敵人變了陣勢，
把前隊變成後隊，
人人恨不得多生兩條腿。

昨天往西，
一步一趨，
想踩死路上的螞蟻；
今天往東，
好像一陣大風，
誰也不回頭，
誰也不做聲，
好像前邊有一大塊黃金，
個個爭着往前衝。
十二萬人排成一個橫隊，
真像一羣蝗蟲，
逢溝過溝，
逢嶺爬嶺，
經過大小村莊，
燒房，
搶糧，
殺豬，
宰羊，
見了女人不管老小都一樣，
見了男人全帶上，
他們覺得明天就要天塌地陷，
誰也不能活在世上。

人民英雄追趕着
沒有翅膀的蝗蟲；
老百姓站在路邊
一手擦淚，
一手歡迎。

過鎮平日頭已經偏西，
彭大媽端着兩碗茶，
送給七班戰士王金喜，
她說：

『日落西山，
客人也該下店，
我有心留同志在家裏歇，
可是前邊那匪軍，
帶走了孩他爹，
盼望同志喝碗茶，
潤潤口，
兩步當作一步走，
追上那匪軍，
早點把他放，
他的名字叫彭昌。』

過南陽那諸葛亮的廟院，
被匪軍燒了圍牆，
老百姓許願燒香，
求諸葛再『祭東風』，
一火燒死老蔣。

過陳州那包文正放糧的地方，
老百姓一面燒水一面唱：

『老包放糧三千石，
老蔣賣國打內戰，
陳州城外一片荒，
不見漢子光見娘！

前面跑過一羣狼，
後面隊伍像親娘，
人有良心樹有根，
人民軍隊聚人心，
打倒蔣介石，
擁護解放軍！』

人民的軍隊，

人民的心，
人民的英雄，
人民的命令
追擊再追擊；
你幫我扛槍，
我幫你揩米，
人不回頭，
馬不停蹄，
茫茫平原快如飛，
一天一夜兩百里。

二

大兵團作戰好像一個樂隊，
你打鼓，我敲鑼，
他拉絃子，我來吹，
你打腰，我拉腿，
他攔腦袋，我來追；
誰要湊的不合拍，
就對人民犯了罪。

澮河岸忽然出來一支兵，
大聲喊叫捉黃維，

南邊是渦河，
北邊是淝水。

看來實在太巧，
其實是早已算好，
黃維到這裏再也不能跑，
三野全部殲滅了黃伯韜，
捷報如同雪花飄。
黃維心裏像火燒，
進不能，
退不能，
層層包圍像鐵桶；
黃維坐在雙堆集，
下了一道不是命令的命令：

『不准動！

請示南京。』

黃維本是希特勒的徒弟，
在法西斯學堂裏練過『閃擊』，
可惜他師父也沒有
替他假定過雙堆集。

解放徐州

有人說做賊的人心虛，
喜歡殺人的強盜胆子頂小。

雙堆集包圍着黃維，
碾莊殲滅了黃伯韜，
飛將軍劉峙心驚肉跳，
坐起飛機天上飄，
杜聿明帶着殘兵敗將，
退出徐州往西跑。

有一位俘虜兵說的頂好，
他說：

『二十萬人馬出徐州，
好像一羣沒人要的狗，
一千輛卡車裝的太太少爺，
嶄新的美式大砲在後頭；
人擋住了車，
車擋住了砲，
太太發了脾氣，
少爺又哭又鬧，